



中国藏西夏文献概论^①

杜建录

20世纪以来,我国西夏文献发现层出不穷。1909年沙俄大佐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掘走大量西夏文献。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后尘,也到黑水城寻找挖掘,得到了不少西夏遗物。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两大箱西夏文经卷。1941~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挖掘中,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献。1972年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岷亥母洞中发现西夏时期夏汉文文书、发愿文、医方、占卜辞、日历等珍贵文献。1972年以来,宁夏银川西夏帝陵出土大批夏汉文残碑,有的文字比较完整。1983~1984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的调查发掘中,出土近3000份文书。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口方塔出土9册10万字西夏文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继甘肃《凉州碑》与北京《居庸关西夏文刻》之后,陕西、内蒙古、河北、河南、宁夏等省区相继发现大量党项与西夏碑题记。

如果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建国前出土的文献除1917年宁夏灵武县外,大部分流失域外,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等。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及建国以后出土的西夏文献主要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及相关省(区)、市、县(旗)文物考古部门。

2001年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在搜集整理国内藏西夏文献时,提出“中国藏西夏文献”的概念,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联合编纂出版大型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和流失国外的西夏文献相比,中国藏西夏文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涵盖面广,除纸质文献外,还包括各种碑刻题记;二是不断有新发现、新补充。

2002年史金波等发表《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第一次对中国藏纸质西夏文献种类与版本情况作了简要叙述,功不可没。这次我们在编纂《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又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同时补充了碑刻题记文献,对中国藏西夏文献的整体地位与历史文献价值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文献种类与收藏情况、发现与整理研究状况以及历史文献价值等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 纸质文献种类与数量

(一) 北京地区收藏

1. 国家图书馆收藏:中国藏西夏文献以国家图书馆居多,主要由以下4个部分组成:

宁夏灵武出土文献:

(1)《金光明最胜王经》(刻本)卷第1(2种)、第3、第4(2种)、第5(4种)、第6(2种)、第8、第9、第10(2种),共15卷。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06AMZ001。

- (2)《慈悲道场忏罪法》(刻本)卷1、3~10,共9卷。
- (3)《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刻本)卷上、下,共2卷。
- (4)《悲华经》(刻本)卷9,1卷。
- (5)《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刻本)卷5,1卷。
- (6)《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刻本),1卷。
- (7)《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刻本)卷2,1卷。
- (8)《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刻本)卷18,1卷。
- (9)《经律异相》(刻本)卷15,1卷。
- (10)《添品妙法莲华经》(刻本)卷2,1卷。
- (11)《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刻本)卷15,1卷。
- (12)《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刻本)卷下,1卷。
- (13)《地藏菩萨本愿经》(刻本)卷中,1卷。
- (14)《菩萨地持经》(刻本)卷9,1卷。
- (15)《大智度论》(刻本),卷4,1卷。
- (16)《大方广佛华严经》(泥活字本)卷51、71,共2卷。
- (17)《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本)卷11、12、14~16、19~23、27~33(2种)、34、35(2种)、37(2种)、39~45(2种)、46、48、51、53、54、57、卷59~71(2种)、72~75、79、80(2种),共63卷。

黑水城出土文献: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卷18、21、22、26、27、34、71、93~97、103、104、112、113、第281、283、293、294、355,共21卷。

单页收集品:

- (1)《瓜州审案记》。
- (2)《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裱纸残片:

- (1)《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 (2)《天庆甲寅年黑水监军司告牒文书》。
- (3)《告状案》。
- (4)《审案状》。
- (5)《军抄人员装备文书》。
- (6)《户籍》。
- (7)《人口簿》。
- (8)《贷钱账》。
- (9)《粮账》。
- (10)《卖粮账》。
- (11)《贷粮账》。
- (12)汉文佛经残片。

2.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1)《瓜州审案记录》(写本三纸,背面为《六祖大师宝坛经》)。
- (2)《六祖大师宝坛经》(写本三纸,背面为《瓜州审案记录》)。
- (3)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
- (4)西夏文写本佛经残页。

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瓜州审案记录》(写本一纸,背面为写本《六祖大师宝坛经》)。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黑城出土)。

(1)《妙法莲华经》(刻本),残页。

(2)西夏文佛经残片。

5. 故宫博物院藏

(1)《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本)卷74(宁夏灵武出土)。

(2)《高王观世音经》(刻本)。

(二) 宁夏地区收藏

1. 宁夏博物馆藏

(1)《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刻本)(残页)。

(2)《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本)卷76。

(3)《圣妙吉祥真宝名经》(汉文刻本)(残页)。

2. 罗雪樵藏

(1)《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本)卷26。

(2)《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本)卷57。

3. 宁夏考古研究所藏

西夏文文献:

(1)《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木活字本)卷3、4、5。

(2)《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木活字本)1卷。

(3)《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木活字本)下半。

(4)《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木活字本)卷1、2、3、5。

(5)佛经长卷(写本)。

(6)经咒(写本)。

(7)西夏文佛经(山嘴沟出土)。

汉文文献:

(1)《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刻本)卷下。

(2)《佛顶心陀罗尼经》(刻本)残卷。

(3)《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刻本)残卷。

(4)《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施经发愿文)(刻本)。

(5)《圆觉道场礼口一本》(写本)残卷。

(6)《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写本)残卷。

(7)《异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刻本)残页。

(8)《修持仪轨》(写本)残卷。

(9)《众经集要·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写本)残卷。

(10)《众经集要·佛说无量寿经》(写本)残卷。

(11)《众经集要·佛说观无量寿经》(写本)残卷。

(12)《众经集要·佛说阿弥陀经》(写本)残卷。

(13)《众经集要·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写本)残卷。

(14)《众经集要·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写本)残卷。

(15)《众经集要·大方广佛华严经》(写本)残卷。

(16)《汉文诗集》(写本)。

(三) 甘肃地区收藏

1. 敦煌研究院藏

西夏文文献:

(1)《三才杂字》(刻本)残页。

(2)《同音字汇》(写本)残页。

- (3)《碎金》(写本)残页。
- (4)《药方》(写本)残页。
- (5)《文书》残页。
- (6)《账籍》残页。
- (7)《庚寅年告牒》残页。
- (8)《粮物账簿》残页。
- (9)《借贷文书》残页。
- (10)《僧人名单》残页。
- (11)《番汉合时掌中珠》(刻本)残页。
- (12)《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刻本)(2种)。
- (1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残页。
- (14)《金光明最胜王经》(刻本)卷5封面。
- (15)《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刻本)残页。
- (16)《大方广佛华严经》(刻本)卷2封面。
- (17)《大方广佛华严经》(刻本)卷44残页。
- (18)《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刻本)残页。
- (19)《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刻本)残页。
- (20)《文殊师利问地经》(刻本)卷上残页。
- (21)《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刻本)残页。
- (22)《慈悲道场忏法》(刻本)残页。
- (23)《大朝戊午年印佛经》(刻本)残页。
- (24)《持金牌讹二三等发愿诵读功效文》。
- (25)《诸密咒要语》(活字本)。
- (26)《地藏菩萨本愿经》(活字本)残页。
- (27)《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活字本)残页。
- (28)《月灯三昧经》(活字本)卷9残页。
- (29)《沙州麻则金刚王牒》残页。
- (30)《十相自在图》残页。
- (31)《泥金写经》残页。
- (32)《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残页。
- (33)《千佛名经》残页。
- (34)《佛教咒语》残页。
- (35)佛经封面残页。
- (36)佛教文献残页。
- (37)佛经残页。

汉文文献:

- (1)《嵬名法宝达卖地契》(残)。
- (2)《借贷文书》残页。

2. 甘肃省博物馆藏

西夏文文献:

- (1)《三才杂字》(刻本)残页。
- (2)《劝世诗》(刻本)残页。
- (3)《天庆寅年会款单》。
- (4)医方残页。

- (5) 占卜辞残页（2 件）。
- (6) 《光定午年告牒》残页。
- (7) 《光定己年告牒》残页。
- (8) 《光定午年文书》残页。
- (9) 告牒残页。
- (10) 文书残页（12 件）。
- (11) 《物品账》残页。
- (12) 《人员账》残页。
- (13) 《午年文书》残页。
- (14) 《乾祐乙巳年施经愿文》（刻本）。
- (15)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刻本）。
- (16)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刻本）残页。
- (17)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刻本）残页。
- (18) 《妙法莲华经》（刻本）卷 7 残页。
- (19) 《大方广佛华严经》（刻本）卷 40 残页。
- (20)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残页。
- (21)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刻本）残页。
- (22)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偈》（刻本）下卷残页。
- (23)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刻本）残页。
- (24) 佛经残页（刻本）。
- (25) 佛经残页（写本）。
- (26) 《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活字本）。
- (27) 《大方广佛华严经》（活字本）卷 35 残页。
- (28) 《妙法莲华经心》（写本）。
- (29) 《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意盛用总持》（写本）。
- (30) 《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残页（写本）。
- (31) 咒语（写本）残页。
- (32) 《陀罗尼咒》（写本）残页。
- (33) 藏文《陀罗尼咒》（写本）残页。

汉文文献：

- (1) 布告残页。
- (2) 经略司文书残页。
- (3) 欠款条残页。
- (4) 请假条残页（2 件）。
- (5) 《光定二年公文》残页。
- (6) 《历书》残页。
- (7) 文书残页。

3. 武威市博物馆藏

- (1) 《音同》（刻本）残页。
- (2) 《乾定戌年卖驴契》。
- (3) 《乾定酉年卖牛契》。
- (4) 《乾定申年典糜契》。
- (5) 《乾定酉年文书》。
- (6) 文书残页。

- (7)《星宿母陀罗尼》(刻本)残页。
- (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残页。
- (9)《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刻本)残页。
- (10)《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刻本)残页。
- (11)《佛说佛名经》(刻本)残页。
- (12)《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刻本)残页。
- (13)《毗庐遮那法身顶相印轮文众生三灾怖畏令物取作恶业救拔》(刻本)残页。
- (14)《维摩诘所说经》(活字本)卷下。
- (15)刻本佛经残页。
- (16)写本佛经残页。
- (17)佛教文献残卷(写本)。

4. 定西市安定区文化馆藏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5(泥金写本)。

(四) 内蒙古地区收藏

1. 内蒙古博物馆藏

- (1)军抄文书残页(写本)。
- (2)文书残页。
- (3)《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刻本)。
- (4)《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刻本)。
- (5)《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残页。
- (6)《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刻本)残页。
- (7)刻本佛经残页。
- (8)《佛说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写本)残页。
- (9)《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写本)卷上。
- (10)《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写本)卷下。
- (11)《佛说父母恩重经》(写本)残页。
- (12)《慈悲道场忏罪法》(写本)第3封面。
- (13)《慈悲道场忏罪法》(写本)第7封面。
- (14)《慈悲道场忏罪法》(写本)第8封面。
- (15)《慈悲道场忏罪法》(写本)第10封面。
- (16)写本佛经残页。

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 (1)《音同》(刻本)残页。
- (2)《调伏集义补》(刻本)第8残页。
- (3)《乙亥年借麦契》(写本)。
- (4)《己卯年契约》(写本)残页。
- (5)《大轮七年星占书》(写本)残页。
- (6)《杂字》(写本)残页。
- (7)《三才杂字》(写本)残页。
- (8)《新集碎金置掌文》(写本)残页。
- (9)鬼名题款(写本)残页。
- (10)《辰年文书》(写本)残页。
- (11)文书(写本)残页。
- (12)《佛顶心陀罗尼经》(刻本)残页。

- (13)《新刻慈悲忏法》封面经名题签(刻本)残页。
- (14)《圣胜慧集颂经》卷上封面题签(刻本)残页。。
- (15)《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刻本)残页。
- (16)《大波若波罗蜜多经》(刻本)卷 223 残页。
- (1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残页。
- (18)刻本佛经残页。
- (19)活字本佛经残页。
- (20)写本佛经残页。
- (21)《大波若波罗蜜多经》(写本)卷 556 残页。
- (22)《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残页。
- (23)《大波若波罗蜜多经》(写本)残页。
- (24)《大波若波罗蜜多经》(写本)卷 11 残页。
- (25)《大波若经》(写本)残页。
- (26)《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卷 4 残页。
- (27)大般经第五会序(写本)残页。
- (28)《陀罗尼经》(写本)残页。
- (29)《佛说要语》(写本)残页。
- (30)大悲总持(写本)残页。
- (31)佛经封面(写本)残页。
- (32)《妙法观音普门品经》封面(写本)残页。
- (33)僧人名单(写本)残页。
- (34)《波若波罗蜜多心经》(泥金写本)残页。
- (35)绢帛文字(写本)残页。
- (36)《大方广佛华严经·光明觉品第九》卷首(汉文刻本)残页。

3. 额济纳旗文管所藏

-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残页。
- (2)《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刻本)残页。
- (3)刻本佛经残页。

(五) 陕西、台湾地区收藏

1. 西安市文物局藏

- (1)刻本佛经残卷。
- (2)《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残卷。
- (3)《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卷 338。
- (4)《瑜伽师地论》卷 58 (写本残卷)。
- (5)《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9 (西夏文、汉文刻本残页)。

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 (1)《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刻本)残卷。
- (2)《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刻本)残页。

二 碑刻题记文献种类与数量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由碑、石、砖刻(含瓷、银、铜器刻)与题记两大类组成,题记类又分墙壁题记、木质题记、瓷器题记、银铜器题记、丝麻织品题记等等,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碑、石、砖刻（含瓷、银、铜器刻）

1. 碑刻

（1）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并盖。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八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2）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唐乾宁二年（895年）立石，陕西省靖边县文管会办公室藏。

（3）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文并盖。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十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

（4）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二月立石，内蒙古乌审旗文管所藏。

（5）大晋故定难军摄节度判官毛汶墓志铭并盖。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九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6）大晋国故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并盖。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四月立石，陕西省靖边县文管会办公室藏。

（7）大晋故定难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并盖。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七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8）大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并盖。后晋开运三年（946年）二月五日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

（9）大汉故沛国郡夫人（李彝谨妻）里氏墓志铭。后汉乾祐三年（950年）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0）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后周广顺二年（952年）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1）故大宋国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成墓志铭并盖。北宋乾德四年（966年）闰八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12）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并盖。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十一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13）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并盖。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4）大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并盖。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5）大宋国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并盖。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一月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6）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西夏天庆三年（1038年）立石。碑佚，文存[明]《嘉靖宁夏新志》。

（17）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顶骨舍利轨。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立石。碑佚，文存[明]《嘉靖宁夏新志》。

（18）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立石，甘肃省武威市文庙藏。

（19）吴旗金夏划界碑。金正隆四年（1159年）立石，陕西省吴旗县长官庙乡白沟村后梁山出土。吴旗县文管所藏。

（20）黑水建桥敕碑。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立石，甘肃省张掖市文化馆藏。

（21）闽宁村西夏墓二号碑亭残碑块。16件，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

（22）闽宁村西夏墓三、四号碑亭残碑块。201件，银川市西夏博物馆藏。

（23）闽宁村西夏七号墓残碑块。13件，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

（24）敦煌莫高窟六体真言碑。元至正八年（1348年）立，敦煌莫高窟藏。

（25）大元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元至正十年（1350年）立，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公园藏。

（26）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立，河南省濮阳县东柳屯镇杨什八郎村杨氏家族墓地碑亭藏。

（27）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立，甘肃省酒泉市文化馆藏。

(28) 明故忠义官李仲墓志铭。河南省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藏。

2. 石刻

- (1) 西夏陵题刻碑座。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 (2) 西夏陵石经幢。银川市西夏博物馆藏。
- (3) 保定西夏文石经幢。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刻石,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公园藏。
- (4) 甘肃永靖炳灵寺西夏文题刻。
- (5) 甘肃永昌圣容寺六体石刻。
- (6) 阴山岩画西夏文题刻。
- (7) 贺兰山岩画西夏文题刻。
- (8) 居庸关云台西夏文石刻。元至正五年(1345年)刻。

3. 砖刻

- (1) 拜寺口方塔戳印字砖。4种,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
- (2) 拜寺沟西夏遗址铭文砖。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
- (3) 西夏陵戳印字砖。2种,银川市西夏博物馆藏。
- (4) 贺兰县宏佛塔戳印字砖。2种,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文管所藏。
- (5) 拜寺口西塔佛龕塑字。

4. 瓷刻

- (1) 灵武窑西夏瓷刻字棋子。2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 (2) 灵武窑西夏瓷刻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 (3) 灵武窑西夏瓷刻汉文。残片,10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 (4) 灵武窑西夏瓷砚印刻字。2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 (5) 灵武窑瓷刻西夏文。残片,3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 (6) 褐釉瓷扁壶刻西夏文。宁夏西吉县文管所藏。
- (7) 黑釉瓷瓶刻字。上海市博物馆藏。

5. 银、铜刻

- (1) 西夏文铜刀。3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 (2) 灵武石坝铸梵字银盒。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 (3) 灵武石坝铭文银碗残片。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 (4) 内蒙古西夏文铜刀。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 (5) 西夏文六字真言铜镜。上海市博物馆藏。
- (6) 西夏文铜镜。

(二) 题记

1. 墙壁题记

- (1) 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题字。
- (2) 敦煌莫高窟西夏题记。西夏文墨书、题刻45处。
- (3) 安西榆林窟西夏题记。西夏文墨书、题刻47处。
- (4) 元代西夏僧人墨书题记。

2. 木质题记

- (1) 贺兰县宏佛塔西夏文墨书木简。宁夏博物馆藏。
- (2) 拜寺沟方塔塔心柱墨书铭文。宁夏考古研究所藏。
- (3) 拜寺沟方塔西夏文木牌题记。宁夏考古研究所藏。
- (4) 拜寺口西塔中心柱木题字。宁夏考古研究所藏。
- (5) 武威下西沟岷山洞西夏文木简。甘肃省博物馆藏。
- (6) 西夏木缘塔题记。

(7) 武威西郊西夏墓木板题记。3 块。

(8) 武威西郊西夏墓汉文朱书木牋。

3. 瓷器题记

(1) 灵武窑西夏瓷西夏文墨书。残片, 3 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2) 灵武窑西夏瓷汉文墨书。残片, 2 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4. 银铜器题记

(1) 灵武石坝墨书西夏文银碗。2 件, 宁夏博物馆藏。

(2) 灵武石坝墨书西夏文银钵。宁夏博物馆藏。

5. 丝麻织品题记

(1) 拜寺沟方塔墨书丝织品。宁夏考古研究所藏。

(2) 贺兰县宏佛塔天宫藏西夏文残绢。宁夏博物馆藏。

(3) 贺兰县宏佛塔汉文发愿幡带。宁夏博物馆藏。

6. 砖题记

韦州康济寺塔西夏题记砖。4 块,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文管所藏。

三 发现与整理研究

清嘉庆九年(1804 年), 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在家乡武威清应寺发现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该碑汉夏合璧, 张澍根据汉文碑文中的西夏“天祐民安”年号, 判定另一面不认识的文字为西夏字。他把这一发现记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 1837 年该文在《养素堂文集》卷 19 刊出, 这是对西夏碑最早发现与研究。

早期对西夏碑刻的研究往往和西夏文字联系在一起。1870 年英国人伟烈(A. Wylie)最先注意到居庸关六体石刻中的西夏文, 但误断为女真小字。1882 年法国人德维利亚(G. Deveria)对河南开封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进行研究, 发现该碑文字与居庸关石刻中所谓“女真小字”并无相通之处, 开始怀疑为湮灭的西夏文, 但长期不能确认。直到 1898 年德氏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后, 才最终证实了自己的看法。但这比张澍刊出《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 整整晚了 61 年, 应该说张澍是西夏碑刻发现与研究的第一人。1958 年日本村田治郎编著《居庸关》一书, 其中居庸关六体石刻中的西夏文由西田龙雄阐释。^①

1917 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 于城墙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 毫无损坏, 送往宁夏镇守使署。”^②另将五册赠与宁夏护军使署副官长张质生(张思温父), 这就是保留至今的张思温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11~15。余鼎铭送给镇守使署的文献逐渐流散出来, 其中大部分被北平图书馆于 1929 年斥巨资收购, 为纪念这一盛事, 1932 年 1 月北平图书馆编辑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4 卷 3 号), 中、俄、日三国专家共同撰稿。北平图书馆收购品所缺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1~10 被杭县邵氏收藏, 卷 16~20 被上虞罗氏收藏, 其中杭县邵氏收藏的卷 1~10 后来又流失到日本。^③1947 年罗雪樵购置的《大方广佛华严经》3 卷, 其中卷 26、57 罗雪樵收藏, 卷 76 宁夏博物馆收藏。

1952 年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妙法莲华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等西夏文佛经^④,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夏文献的首次重要发现。此外, 在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还发现 12 件墨书西夏文陀罗尼。上述文献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① 村田治郎:《居庸关》, 京都大学工学部, 1958 年。

② 慕寿祺:《甘青宁史略》卷 29, 另有农人耕地得之说与县城南佛寺出土说, 见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 11 至卷 15 简介》, 《文物》1979 年 10 期; 罗雪樵:《我所知道的在宁夏境内出土发现的西夏文物》, 《宁夏文史》第 2 辑, 1986 年。

③ 白滨:《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献探考》, 《宁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④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 《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3 期。

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对大泉河东岸的元代舍利塔维修加固时,发现刻本西夏文佛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藏敦煌研究院。

1964年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对敦煌西夏洞窟壁画、分期、题记等进行专题考察。其中史金波、白滨等在莫高窟和榆林窟38个洞窟中,发现各类西夏文题记90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后来发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一文,公布了上述资料。^①

1972年甘肃武威张义乡小西沟岷亥母洞出土西夏会款单、欠款单、占卜辞、日历、医方、西夏文木简等近百件西夏遗物,现藏甘肃博物馆。^②小西沟岷亥母洞西夏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现的第一个西夏遗址。

1977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木条桌、木缘塔、木板画、木板题记等实物,木缘塔身书梵文咒语,塔顶八角木板内面墨书“故考任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歿,至天庆七年岁次庚辰(申)口夏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③

1987年5月武威市缠山村群众在修复亥母洞时,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经卷与《乾定申年典糜契》《乾定酉年卖牛契》《乾定戌年记账单》等,武威博物馆收藏。^④

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组织考古工作者对北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献残件,现藏敦煌研究院。

1972~1978年以及近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对位于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搞清楚西夏陵区9座帝陵共有碑亭遗址16座,200多座陪葬墓约1/3有碑亭遗址。目前已发掘的碑亭遗址有11座,出土夏、汉残碑4411块,其中仅存一二字或三五字者居多,十字、八字已属难得,一二十字者更属少见。1984年李范文将一部分残碑编辑出版^⑤,2007年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西夏陵残碑卷》则收集了截至目前所出土的全部残碑。

1978年,宁夏石坝发现西夏文墨书银器^⑥;1984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三年对宁夏灵武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西夏瓷器,其中不少残片上有夏、汉文墨书或刻划题记,分别藏宁夏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⑦

1991年8至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部门对不法分子炸毁的贺兰山拜寺沟方塔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36件(种)约12万字文献,其中西夏文刻本约10万字,写本约7千字。另有塔心柱铭文、西夏文木牌、戳印字砖等珍贵文物,均由宁夏考古研究所收藏。^⑧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从1985至1991年,先后维修清理同心县韦州康济寺塔、贺兰山拜寺口双塔、贺兰县宏佛塔、青铜峡108塔,获得大批夏、汉文题刻。^⑨2005年宁夏考古研究所对贺兰山西夏遗址调查中,又在山嘴沟西夏洞窟中发现了一批较为完整的西夏文佛经。

1935年中瑞(瑞典)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达内蒙古时,中方团员黄文弼考察了额济纳旗黑水古城及附近遗址,在城内采集到数百件文书,有一部分是西夏文书,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考察黑水城活动。^⑩

新中国成立后,额济纳旗先后归属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区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1962年和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调查古居延时,在黑水城采集到少量文书,现藏内蒙古博物馆;1976年和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两次到黑水城调查,分别采集到少量文书,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83~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黑水城遗址进行

①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甘肃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文物》1978年8期。

③ 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④ 《武威亥母洞出土的一批西夏文物》,《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

⑤ 《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⑥ 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西夏文墨书银器》,《文物》1978年12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⑧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年9期。

⑨ 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⑩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探明了古城的布局和沿革,出土近 3000 件汉、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文书,其中以元代汉文文书为多,现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①

1985 年额济纳旗文管所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黑水城西北角 400 米处发现两件西夏文残页;1991 年中央电视台在拍摄大型纪录片《望长城》的过程中,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北 7 公里处一座寺庙遗址发现了西夏文佛经残卷和残页,转交内蒙古博物馆收藏。^②

20 世纪末及 21 世纪初,陕西省榆林市在文物征集和打击文物走私和盗墓的专项斗争中,征集或缴获到拓跋守寂墓志铭、李仁宝墓志铭、李仁宝妻破丑氏墓志文等党项拓跋部家族墓志铭。^③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十里梁党项拓跋家族祖茔也相继出土了李仁福妻读氏墓志铭、李彝谨妻里氏墓志铭、李彝谨墓志铭、李光睿墓志铭、李光遂墓志铭、李继筠墓志铭。

在文献收藏与考古发掘的同时,一批西夏文史与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纸质文献与碑刻题记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前述 1932 年 1 月北平图书馆编辑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4 卷 3 号),中、俄、日三国专家共同撰稿,周叔迦在“专号”上发表《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汉译西夏经名和重要题款,间有考证,开山之功,嘉惠学林。后来王静如、史金波等先后进行过整理研究,尤其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配合下,史金波先生多次对文献的卷次、品名、题款、序言、跋尾与发愿文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公布了较为全面的目录^④,对文献的断代与版本也有较深入的认识。

2006 年白滨发表《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献探考》^⑤对灵武西夏文献出土的时间与地点、文献的数量、种类、散佚及整理研究情况作了详细考察。郑绍宗、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保定西夏文石经幢进行了热烈的争论。^⑥

1981 年罗福颐发表《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⑦,对西夏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进行了介绍与研究。1984 年陈炳应出版《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专列西夏的碑刻,西夏的墓葬,西夏的民间契约和官府文书,西夏的医方、历书卜辞和佛经,西夏的铜器、金银器、瓷器和竹木器等章,对当时所能见到的西夏文献和碑刻题记进行了系统地探讨,《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文碑铭中的“官作”二字的解释,为研究西夏阶级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1983 年李范文发表《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⑧,1986 年史金波发表《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⑨1987 年王尧发表《西夏黑水桥碑考补》^⑩,均对碑文及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考释。

对中国藏西夏社会文书与活字印本的考证,一直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1932 年王静如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的《引论》中,对五页西夏文《瓜州审判档案》进行了译释,1984 年陈炳应又对新发现的一页进行了考证。1974 年《考古》相继发表了王静如与史金波的文章,对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献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⑪1993 年孙寿岭发表《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⑫2004 年史金波发表《国

①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 年 7 期。

②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 年 10 期。

③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 年。

④ 史金波,王蕾,全桂花,林世田:《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 年增刊。

⑤ 《宁夏社会科学》2006 年 1 期。

⑥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经幢》,《考古学报》1977 年 1 期;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9 年 3 期;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考古》1979 年 5 期;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⑦ 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文物》1981 年第 4~5 期。

⑧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⑨ 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试刊号。

⑩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

⑪ 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 年第 3 期;史金波《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1974 年第 6 期。

⑫ 孙寿岭:《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国文物报》1993 年第 5 期。

家图书馆藏西夏社会文书残页考》^①，考释了国家图书馆藏西夏卖粮账、贷粮账、税账、军抄人员装备文书、审案记录等。

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②、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③、牛达生《木活字考证—元刊木活字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及版本价值》^④和《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76卷考察记》^⑤研究的都是北京、甘肃与宁夏藏的元刊西夏文活字本，而1987年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则是西夏时期的泥活字本，经专家研究，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⑥牛达生通过对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研究，提出了该文献为西夏木活字印本的重要观点，并通过了文化部组织的专家鉴定，从而把我国木活字印刷技术整整提前了一个朝代。^⑦

此外，1982年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发表《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⑧，1983年陈炳应发表《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⑨，1987年史金波、黄振华发表《黑水城新出西夏文辞书〈音同〉初释》^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发表《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窑址发掘简报》^⑪，1991年张连喜、马文宽发表《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⑫。1991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发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⑬，在同期刊物上，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青铜峡市文管所还发表了《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维修简报》^⑭，1992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同心县文管所发表《宁夏同心康济寺塔及出土文物》。199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贺兰县文化局发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1997年孙昌盛发表《西夏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2000年史金波发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献初探》，2002年林英津发表《居庸关六体石刻西夏文再检讨》，2004年孙昌盛发表《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1、2、3卷，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闽宁村西夏墓》，都有相关的西夏文献研究。^⑮围绕陕西、内蒙古出土夏州拓跋政权碑刻，学界发表了系列研究文章。^⑯

① 史金波：《国家图书馆藏西夏社会文书残页考》，《文献》2004年第2期。

② 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文物》1972年第11期。

③ 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文物》1979年第10期。

④ 牛达生：《木活字考证—元刊木活字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及版本价值》，《印刷与设计》1996年第96期。

⑤ 牛达生：《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76卷考察记》，《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⑥ 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第3期；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⑦ 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

⑧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文物》1982年第4期。

⑨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⑩ 史金波，黄振华：《黑水城新出西夏文辞书〈音同〉初释》，《文物》1987年第7期。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0期。

⑫ 张连喜，马文宽：《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年第12期。

⑬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

⑭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青铜峡市文管所：《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维修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

⑮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同心县文管所：《宁夏同心康济寺塔及出土文物》，《文物》1992年第8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年第9期；孙昌盛：《西夏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林英津：《居庸关六体石刻西夏文再检讨》，《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台湾南天书局，2002年；孙昌盛：《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1、2、3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2004年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2005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闽宁村西夏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⑯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王富春：《唐党项族首领拓跋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四 历史文献价值

蒙古灭夏时,将西夏都城兴庆府的文物典籍付之一炬,加之元修宋、辽、金三史,没有给西夏修一部纪传体专史。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就显得特别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下面扼要述之。

国家图书馆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提到“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先后由国师白法信等32人为头,共翻译佛经362帙,812部,3579卷。译经从戊寅年(1038年)开始,到民安元年(1090年)为止,共“五十三岁”。清楚地告诉我们,西夏仅用了53年时间就译出了3千多卷佛经,成为世界译经史上的壮举。发愿文的最后记述了西夏灭亡后元代刊刻西夏文佛经并多次印刷的经过,皇元界朝,修整一藏旧经。至元七年(1272年)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1293年)于杭州路大万寿寺刻印西夏文《大藏经》,大德六年(1302年)刊刻完毕,施印十藏。武宗时(1308~1311年)发愿施印五十藏。至大四年(1311年)七月至皇庆元年(1312年)八月重印五十藏。^①可见这哪是发愿文,简直是一部简明的西夏佛教发展史与西夏文佛经源流史。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也是一篇简明的西夏佛教发展史与西夏文佛经源流史。卷1前的流传序长达930西夏字,内容包括:(1)《金光明》在佛典中的地位;(2)流传东土后先后5次由梵文译为汉文的经过;(3)西夏翻译、校勘此经的经过以及传播情况;(4)西夏灭亡后此经的遭遇与序作者的发愿。卷10末的跋列出30多个人名,其中有讹力、折木、讹二、□移则布、契没等党项姓氏,为研究党项宗族姓氏的珍贵资料。^②

甘肃炳灵寺发现的西夏文、藏文陀罗尼,对研究西夏鼻韵尾的有无与强弱、同类辅音的变化、不同类辅音的通转以及元音的变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夏语拟音主要依据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对音对义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而其中的汉字是唐宋时期西北方音,与今天的读音不仅相同,因此,仅用汉字标音难以准确拟定西夏文的音读。藏文是拼音文字,其读音虽然也有时代、地区的不同和变化,但其标音能比较切近西夏字的音值,在西夏语音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③

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乾定申年(1224年)典糜契、乾定酉年(1225年)卖牛契、乾定戌年(1226年)卖驴契、乾定酉年(1225年)文书,西夏汉文官府文书、会款单、欠款单,国家图书馆藏瓜州审案记、天庆甲寅年黑水监军司告牒文书、告状案、审案状、军抄人员装备文书、户籍、人口簿、贷钱账、粮账、卖粮账、贷粮账,更是西夏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直接反映,如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汉文文书中的“经略司”“计料官通判”“西路乐府勾管所”“光定二年(1212年)九月”“监乐官西凉府”等,反映了西夏晚期的职官情况。西夏卖粮账反映当时的麦价是每斗200多钱。^④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记述西夏太后与皇帝应瑞诏命重修凉州护国寺塔,塔成后刻碑记其功。碑文在记载这件事的过程中,留下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如夏崇宗乾顺赐予护国寺“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西夏文“官作”二字非常重要,第一字为“农、耕”意^⑤,为依附于官府的农业生产者或农奴,这一重要资料,使我们对西夏社会经济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碑铭中记载的“大夏”“大白高国”,是研究西夏国名的重要资料;关于凉州地震的记载,是重要的地震史料;夏汉两种文字对照,则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西夏文字消亡数百年后,通过凉州“西夏碑”才重新认识的。

明代西夏文石经幢刻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幢后记立幢人近百名,其中有平尚、□移、讹、□命屈、昔毕、依罗、嵬名等党项族姓,说明明代党项人仍然存在,西夏文也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另外,河南省濮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甘肃酒泉“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与河北保定“大元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为我们提供了西夏遗民及其后裔的活动情况。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文题记,大致可以划分为功德发愿文、供养人题榜和游人巡礼题名三种类型,这些题记既是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又是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题记记录了王子、贵族、

①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1期。

②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③ 陈炳应:《珍贵的西夏语音材料》,《民族语文》1987年第4期。

④ 史金波:《国家图书馆藏西夏社会文书残页考》,《文献》2004年第2期。

⑤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1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官吏、高僧及僧俗平民的姓名、官职和在莫高窟、榆林窟的宗教活动,提供了西夏国名、纪年、官制、封号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资料,如题记中所见比较完整的西夏人名有 60 多个,其中可定为党项姓氏的有息玉、嵬名、杂谋、麻尼则、嵬立、酪布、骨匹、那征、味奴、讹三、千玉等数十个。^①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木板题记,提到西路经略司、都案、西经略司都案等职官与大夏天庆元年(1194 年)、大夏天庆八年(1201 年)等年号。经略司一职最迟在天盛年间(1149~1169 年)就设已设置,《番汉合时掌中珠》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均记有这一机构,按照法律,地方重大军政事务都要上报经略司。

《金史》卷 61《交聘表》记载,乾祐八年(1177 年)十二月,“遣东经略使苏执礼横进”,显然,这个东经略司与上述西经略司是相对应的。

宁夏石坝发现的西夏文银碗,分别在碗底用西夏文写明其重量是“三两”和“三两半”,经实测,其重量是 114 克和 137.5 克,由此可知西夏“两”的单位值约 38~39.1 克,与宋朝“两”的单位值 39~40 克相近。^②这是两件非常重要的资料,它填补了西夏衡制的空白,同时也说明西夏在衡制方面“略与宋同”。

宁夏灵武窑西夏瓷残片上墨书“三十吊五十串”6 字。如果按千文一吊计算,“三十吊”分成“五十串”,则每串也即一吊为六百文。宋朝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金代以八百文为一贯,则西夏有可能以六百文为一吊(贯)。^③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涉及白高大国、大安二[年]寅卯岁、僧判、赐绯、都大勾当、仪鸾司等西夏国名、年号和职官制度等,其中“仪鸾司”《番汉合时掌中珠》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不载,可能设在西夏前期,其职掌与元昊建国前设置的翊卫司同,或干脆是翊卫司的另一称呼,负责卤簿仪仗,西夏后期被其他机构所取代。

唐五代宋初党项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是早期党项与夏州拓跋政权的真实记录,它解决了党项夏国历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如关于西夏王族拓跋部的族属问题,自唐代以来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元和姓纂》《辽史》《金史》认为出自鲜卑,《隋书》《旧唐书》《宋史》则认为出自羌族。^④持鲜卑说的依据是唐林宝《元和姓纂》,该书记录西夏王室先祖拓跋守寂是鲜卑族。持羌族说的则认为鲜卑拓跋部在历史上较为著名,“因而将党项拓跋氏误认为是鲜卑拓跋部之后”。但这仅仅是怀疑和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立石于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的“拓跋守寂墓志铭”,明确记载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显然元和年间(806~820 年)成书的《元和姓纂》把拓跋守寂定为鲜卑之后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的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均认为党项拓跋氏出自鲜卑。

史书记载西夏的姑表婚是单向的,如开国皇帝李元昊娶舅女卫慕氏为妻,第二代皇帝谅祚娶舅女没藏氏为妻,第三代皇帝秉常娶舅女梁氏为妻。拓跋家族墓志所记的姑舅表婚则是双向的,李彝谨(拓跋彝谨)的岳母为拓跋氏,显然是舅舅的儿子娶姑姑的女儿为妻。^⑤从而印证了西夏文有关“为婚”与“舅甥”“婆母”与“姑母”的含义。^⑥

拓跋家族墓志铭的发现,使夏州拓跋李氏世袭关系更加清晰,史籍中的谬误也得到了纠正。“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读氏墓志铭”记读氏与虢王李仁福育有五子,年齿顺序为长彝殷,次彝谨,三彝胤,四彝超,五彝温。彝殷(又名彝兴)、彝超新旧《五代史》《宋史》有记,长兴四年(933 年)李仁福卒,彝超继立

①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 年第 3 期。

② 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9 年第 12 期。

③ 张连喜,马文宽:《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 年第 12 期。

④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 年第 2 期;《再论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 年第 1 期,认为拓跋氏出自鲜卑族;李范文:《试论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民族史论丛》1980 年;《再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54~155 页;史金波:《西夏境内民族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年;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 年;《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04 年第 6 期;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年增订本,认为属于羌族。

⑤ 《大汉故沛国夫人里氏墓志铭》。

⑥ 史金波:《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民族研究》1992 年 1 期。

定难军节度使，清泰二年（935 年）彝超卒，彝殷继立。可能彝超袭位在前，彝殷袭位在后，故《宋史》误记为“彝兴，彝超之弟也”，“渎氏墓志铭”可纠其谬。“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记其“宠弟五人”，分别是光文、光宪、光美、光遂、光信。李光（克）文和李光（克）宪，就是后来迫使李继捧交出节度使权力的“从父”。亲叔父反对李继捧袭位，故史称夏州“难起家庭”。

墓志铭称拓跋夏州节度使为“府主大王”，“李光睿墓志铭”更是称其“俨万乘之皇威，总八方之戎事”。“府主大王”有着国君般的权力，是夏州地区的主公和大王，它印证了《宋史·夏国传》关于“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的结语。

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多载志主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如后周广顺二年（952 年），李彝谨“归葬于夏府朔方县仪凤乡凤正里乌水原”；后汉乾祐三年（950 年），李彝谨妻里氏“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乌水之原”；后晋天福七年（942 年），李仁福妻渎氏“祔葬于乌水河之北隅，端正树之东侧”；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李继筠葬于“端正北原之上，祔于先茔”。奉政里又作风正里，这里有一条乌水，茔地所在的乌水原台地，当为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附近的十里梁上，乌水即今天的纳林河，因为上述墓志就在这里出土，这对研究西夏时期的夏州地理，增添了新的网点和坐标。

五 版本价值与文物价值

距今有七八百年的历史的中国藏西夏文献，无论是活字本，还是刻本、写本，都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印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但自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只有南宋人周必大记载用此法印书，而没有任何实物依据。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与宋同时代的西夏活字印本不断发现，目前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西夏文《大乘百法明镜集》以及西夏文《德行集》等具有活字印本特点外，甘肃、宁夏也都发现了西夏活字印本。1987 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经折装，54 面。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乾定年间文书，证明此经印制不会晚于乾定年间（1223~1225 年）。该经印面有轻有重，经背透印深浅有别；页面行格歪斜不正，竖不成行，横不成线，行距宽窄也极不规则，有的行宽 1 厘米，有的仅 0.3 厘米；有的字体歪斜，有的字因字模放置不平，一半轻一半重。从字形上看，大多数字笔画生硬变形，竖不垂直，横不连贯，方不成方，角不成角，中间断折，半隐半现；有的字有明显的掉边角、短画、剥落的痕迹；有的字因烧制时火候过高，边缘有流釉现象，形成蜡泪状；有的字笔画边缘积墨厚重，中间轻淡，是泥陶字中心部分失水较快，边缘蓄墨多所致。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活字印刷的特点。^①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与《诸密咒要语》残卷，都具有活字印本的特点，诸如字形宽窄大小不匀；墨色以字为单位深浅不一；竖行有明显的弯曲，有的字斜歪不正；上下字之间无相交相插现象等。^②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 9 册 10 万字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包括《本续》《要文》《广义文》《解补》四部分，共 449 面。该经也具有明显的活字印刷特点，栏线四角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墨色浓淡不匀，背面透墨深浅有别；字形大小不一，风格各异；个别版心漏排，缺字倒字。^③

北京、甘肃、宁夏等地均有收藏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虽是元代活字印本，但值得重视的是该印本卷首前三行不是活字版，而是镶嵌在活字版中的小型雕版。这三行是经名、译经和校经题款，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契”“唐于闐三藏实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因为这些字在各卷首都相同，雕刻一次可在 80 卷中共用，省工省料，反映了元代西夏文活字印刷的特点和水平。

① 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 年 3 月 27 日；《再谈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本》，《陇右文博》1999 年第 1 期。

②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③ 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1994 年第 2 期。

从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到元代王桢《农书》所记述的木活字，相距300多年。在这300多年中，只有南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98《程元成给事》记载：“近用沈存中（沈括）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但没有留下任何实物资料，以致国外有学者对宋代活字印刷提出怀疑，上述西夏活字印本，无疑确证了宋夏时期活字印刷得到了实践应用，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版本价值。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西夏文刻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图文并茂，页面上部是木刻图画，内容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中的故事情节，这是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佛教连环画之一，对考察西夏的雕版印刷和版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刻本大多字体清晰，版面疏朗，刻印精致，墨色纯正，是中古时期的优秀版本，使学界对夏元时期西夏文刻本的形制有了清晰的认识。有的刻本还记载了刻工的姓名，这不仅能了解当时的刻工情况，还能通过刻工考证文献的版本。如《慈悲道场忏罪法》卷1、卷5、卷6、卷7、卷8、卷9“梁皇宝忏图”有“俞声刊”3个汉字，俞声是元代杭州地区的刻工^①，可证《慈悲道场忏罪法》第1卷“梁皇宝忏图”是元代刊本印。

上述西夏时期的夏汉文献与元代西夏文文献都是各地收藏的珍贵文物，像宁夏考古所藏9册西夏文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西夏文佛经长卷、汉文《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施经发愿文》和《顶髻尊胜佛母像版画》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一批禁止出境的26种文物之一。西夏社会文书虽不是国家一级文物，但在考证文物与遗址的年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立石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高250厘米，宽90厘米，两面刻文，阳面刻西夏文，碑额西夏文篆书“敕感应塔之碑铭”，正文楷书28行，行65字。阴面刻汉文，碑额篆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正文楷书26行，行70字。两面碑额各有一对线刻伎乐图。碑文主要记述重修感应塔之盛况。该碑是迄今所见最完整、最丰富、最有价值的西夏碑刻，前述自清嘉庆九年（1804年）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在家乡武威清应寺发现后，失传数百年的西夏文字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其珍贵的文物价值不言自明。

立石于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的“黑水建桥敕碑”，高115厘米，宽70厘米。阳面是汉文，楷书13行，行30字，阴面是藏文，21列，已漫漶过半。两面碑额均无字，各线刻一对托盘侍女像，周边饰线刻卷云纹图案。汉、藏碑文内容相同，记载夏仁宗对黑水诸神发布敕命，以求水患永息，桥道长久，是反映西夏时期河西地区蕃汉杂居与多民族文化并存的珍贵文物。

刻石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保定西夏文经幢，由顶盖、幢身、幢座三部分组成，平面作八角形。幢文内容为西夏《佛顶尊胜陀罗尼》，此外，还用西夏文、汉文镌刻建幢时间、地点、建幢人，以及数十个党项与汉族施主的姓名。这虽然是明代石刻，但是迄今所知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晚的西夏文碑刻，是反映西夏文字使用和西夏遗民生活的珍贵文物。

“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并盖”，立石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八月十八日。盖面篆书“唐故拓跋府君墓志铭”九字。盖阴刻文13行，行13字，正书，尾述“志石刊了，加赠鸿胪，故镌之于盖”。志文35行，满行36字，楷体中偶尔间以草体字。志石四侧刻十二生肖间宝相花纹。该碑是现存最早的党项碑刻，盖阴刊刻文字也独具特色。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发现西夏文墨书与刻划题记，为研究西夏洞窟分期提供了重要资料，其文物价值并不限于洞窟中的艺术品。

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塔心柱墨书铭文中的“白高大国大安二[年]寅卯岁”，西夏文木牌中的“贞观癸巳十三年五月”，是考证方塔为西夏所建的重要依据；西夏陵残碑中的帝号、庙号自然也是确定陵主的重要依据，均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

^①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